



行醫修心 自在人生

口述 / 許裕燦 大林慈濟醫院血液腫瘤科醫師 採訪編輯 / 江珮如

年輕時候，我懵懵懂懂，也不知道自己的興趣在哪裡，別人怎麼樣就跟著怎麼樣，連填第一志願也跟著別人一起填。

二十七歲那年醫學院畢業後，奉派到馬祖服務，父親本來就有風濕性心臟病，合併腦中風，一直在服用「毛地黃」。我人在馬祖，心中一直思考著調回台灣後如何帶父親到台北榮總，請老師做心臟瓣膜手術，可是卻在到馬祖的第一年，家裡傳來惡耗，父親突然過世了……，仔細分析起來，父親很可能死於毛地黃中毒。三十多年前的毛地黃，劑型和現在的不同，如果沒有定期去看醫生，很可能發生中毒，因我人在外島，不能隨侍左右，也沒人帶去看醫生，才發生這種事，造成終身遺憾。因為父親這件事，加上我對於偵探小說的喜好，我決定走內科這條路。

民國六十二年，醫院派我到台北榮民總醫院血液科進修。回高雄服務後，爲了充實自己，就每星期跑高雄醫學院血

液腫瘤科，參加病例討論會，如此一直持續十多年。

民國七十八年，我再度回台北榮總，進修腫瘤內科。民國八十年，到美國梅約醫學中心進修血液病理；在美國的這段期間，我就像苦行僧一樣，埋首書堆及實驗室，爲的是想多學些知識，將來才有本事面對多樣的病患需求、與多變的醫療環境。返台後，我還是維持每星期跑高醫進修的習慣，並且接受骨髓移植訓練。

之後自高雄市立醫院退休，心裡思索著這些年來對血液腫瘤專科已經累積一定的學識與臨床經驗，如果就此中斷，實非所願。當時醫院有位同事，是慈濟師姊，向我介紹大林慈濟醫院的種種好處，就和妻子抱著一種「瞧瞧」的心情去參訪。

來到大林慈院，感受到這純樸的鄉下農村，帶著一股濃濃的人情味，我看到一間蓋在田中央的大醫院，裡面志工的熱忱，激起我許多感觸，志工的精神令



許裕燦醫師退而不休，仍持續於大林慈院看診，並不忘克盡孝道，多花時間陪伴高齡母親。

為考量，減少醫病關係之間的那道隔閡，和病人以同理心、和謙卑的處世之道相對待，多溝通，就能減少醫病間的緊張。

今年六十五歲的我，是醫院裡最「老」的醫師，轉眼間已在這塊「田中央」的土地上奉獻了三年，該是要退休的時候了，雖然有萬般不捨，但又必須為高齡的母親著想。八十六歲的她，平時都是弟弟照顧，家中排行老大的我，總希望自己在往後的日子，可以多陪陪她老人家。

「自在」，是我一直在追求的目標；有一句靜思語——「煩惱不是來自別人，而是來自於自己的心，煩惱由心起，也要從修心

人佩服；這裡沒有都市的嘈雜，環境很清潔。這真是一塊福田，正是我理想中繼續深耕的園地。

從事血液腫瘤科的工作，經常面對病人的生死。一部份的病人，病程已到某一階段，此時做安寧照顧最為適當，因之會診住進心蓮病房，每當我看到病人受病痛折磨，總會於心不忍，一有空檔，我就到心蓮病房看看，給他們安慰和鼓勵。

「做人求心安理得」，我總認為，盡量為病人多做一些事，以病患的利益做

消除。」我想，無論什麼真理，都不單只能用嘴巴講，而是要真正用「心」體會。行醫將近四十年，我認為醫者為一份良心工作，做好做壞自己心裡知道，要能與病人打成一片，相互體諒，並以同理心來看待患者。

在大林慈院，大家都相當珍惜這段相處的情誼，為了能再繼續為病患服務，雖然已經退休，但每週仍會回到大林慈院看診，同時參與人醫會的義診。另外，也要好好規劃接下來的人生階段，修身、修心、修「自在」了。

